

卷之十二

近思錄卷之十二

凡三十三條

婺源後學江永集註

朱子曰此卷改過及人心疵病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

不喜人規。如護疾而息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通書○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

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

者也。易傳下同。○泰九三傳。○葉氏曰。德勝於祿。則所享者雖厚。而不為過。祿過其德。薄且不

能勝。况於隆盛乎。隆盛之喪敗。必自無德者致之。○人之於豫樂。心悅之

近思錄

卷之十二

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也。○人君致危亾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豫六五傳○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狂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臨象傳○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

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

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

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

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宋註劉質夫曰頻復不止遂至迷復。劉絢字質夫

程子門人。葉氏曰頻復頻失而不久則玩愒而不能復必至上六之迷復矣。久則○睽極

則拂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

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

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發

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葉氏曰睽上九

居離之終。是明極也。多自疑猜。過明之患。妄生乖離。過剛好啖之致也。○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君子矣。○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眾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眾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艮之

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傳曰。夫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戾。焚燒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熏心。謂不安之勢。熏燥其中也。葉氏曰。限。界分也。列。絕也。○夤。脊肉。亦一身上下之限也。三居內卦之上。實內外之分。故取象皆為限止之義。○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歸妹傳。○葉氏曰。歸妹則不得其正。况從欲而忘返耶。○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唯說是動。男牽欲而

失其剛。婦狂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同上○

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

也如此。兌六五傳○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具至公之

心，能舍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

命圯族者所能乎。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

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敘，故其自在益強，嘒

臭圯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

功卒不可成也。經說○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

枉雖小而害直則大。朱子曰：易得之物，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當有便道。

有無便道無才，枉其小，便害其大。○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

慾。朱子曰：慾與剛正相反。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皆是慾也。才有些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得剛。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

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朱子曰：厚是仁上發來。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

問驕人，害亦不細。遺書下同。○葉氏曰：君子之學，為務外而傲情敗。

○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人逆

詐，億不信去也。永按：喜料事，則逆億之心，熟雖中，猶為私意小智。况未必皆中乎。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

斤思錄

卷之十二

四

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葉氏曰。所謂小害大。賤害貴者也。○人

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永按天機。天理發動之機也。○伊

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葉氏曰。莊子云。有機械必有機心。○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

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葉氏曰。周羅事。猶言兜攬事。○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葉氏曰。事無大小。推理是

視。或者有苟成急就之意。則道雖小。屈義雖微。害亦。有言而為之者。原其初心。止於權大小。遂至枉尺直尋。其未流之弊。有不可勝言矣。○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

不是惡。葉氏曰。性無不善。而局於氣質。汨於利欲者。自小之耳。○雖公天下

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做官奪人志。問仕宦或言為富貴所移。愚意以為不特言此。但才仕宦

則於事窒礙處。有隨宜區處之意。浸浸遂入於。時。徇俗之域。與初間立心各別。此所謂奪志也。不

知。程子意出於此否。又不知人未免仕宦。而有此病。又何以救之。朱子曰。所論奪志之說。是也。若欲

救此。但當隨事省察。而審其輕重耳。然幾微之間。大須著。○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

之色也。朱子曰。吝之所有。乃驕之所恃也。故驕而不吝。所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必歉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必盈於虛也。○一學者來問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歉則不盈。盈則不歉。如何却說使驕且吝。試商量看。吳伯豐對云。盈是加於人處。歉是存於己者。粗喻之。如勇於為非。則怯於遷善。明於責人。則暗於恕己。同是一箇病根。先生曰。如人饒些文義。吝惜不肯與人說。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其吝。非吝則無以為驕。○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論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問氣之盈。歉如何。曰。驕吝是一般病。驕是放出底。吝是收入底。驕如人病寒熱。攻注上則頭目痛。攻注下則腰腹痛。熱發出外。○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

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會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邢曰。無可說明道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爾。正蒙○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雷連。又生意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惑人也。亦不如是切

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
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橫渠禮樂說 ○孟子言
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
初無主。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橫
孟子說。○葉氏曰。鄉原。浮沈俯仰。無所可否。蓋其
義理不立。中無所主。惟務悅人。以是終身。乃亂常
之尤者。君子反經。復其常道。則是非昭
然。而鄉原偽言偽行。不得以惑之矣。

近思錄卷之十一終

